

<<场客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场客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06346764

10位ISBN编号：7506346761

出版时间：2009-4

出版时间：周其森 作家出版社 (2009-04出版)

作者：周其森

页数：406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<<场客>>

### 内容概要

世间处处名利场，人生难逃无奈客。  
社会如场，涂抹着名利色彩；人生似客，填充着无奈和有趣。  
君子爱财，人类才有了蓬勃发展的动力源泉；清静无为，历史易蹈弱国寡民的陈腔老调。  
《场客》兜售的就是这么一堆花花世界中专食人间烟火、人烦人爱的大路货色……

## 作者简介

周其森，上世纪那个被称作自然灾害年代下凡的一只小公鼠，蒲松龄故居西南十几里处的淄川苏王村留下了幼鼠的爪印和胡闹。

靠着改革开放的恩惠，无命上高中却有幸溜入大学门槛，随后饥不择食地划拉中文、法律、哲学等一大堆文凭，顺手牵羊，还叼了顶澳洲国立大学国际管理学硕士的帽子。

仗着这点道行，在学术界混了个脸熟，还披上了教授、研究员的外袍。

咬文嚼字三十多年，吞噬方块汉字上千万，如母鸡抱窝般抱出了上百篇论文、十多部书册，什么《中国农民》《从日出到日落》《炊烟生处》《二十四节气内外》《以德治国方略研究》《人才强国战略研究》《发散作文》等等，砖头瓦块的，不提也罢。

<<场客>>

书籍目录

无

## &lt;&lt;场客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第一章新世纪犹自依恋老岁月的香腮温怀，一股旋风却破坏了水城的千年平静。

“哎呀！

可了不得啦！

要遭殃啦！

”“还能为啥？

笨松呗！

还要当啥市树呢……”“可了不得啦……不是天塌地陷就是瘟疫霍乱……”丰圆广场上滚动播放着一条重要新闻。

水城，立时成了大雨前的蚂蚁窝，惶恐统治了一切。

惶恐，一是缘于对笨松的恐惧；二是出于对消息的迷信。

恐惧事出有因。

笨松属土，土生土长，土头傻脑，好孬算是一种树。

以笨名之是谦虚与自嘲相结合，以自别于其他如塔松、雪松、马尾松等植物园名流。

作为松树家族的穷骨头，千百年来，它一直与“旺鬼不旺人，主丧、不吉”划着等号。

旺鬼，因为它多与坟墓为伴；主丧，因为当地方言“松”读“凶”，松树变成了凶树；不吉，因为它多代表逝者，象征永垂不朽。

迷信源于铁打的事实。

“丰圆广场的信息论斤卖”是水城四怪之一，灵验近乎龟甲兽骨。

驴唇不对马嘴的事，经过场客的三传两递，竟然千真万确起来。

许多要求进步的人，粉墨登场之前，必先千方百计、不择手段地去占领这个比现代传媒更厉害的舆论阵地。

作为业余议事大厅和信息集散地，广场信息丰富多彩。

有关于张领导上李领导下，鸡蛋贵芹菜贱，哪个大款养了几个小蜜，谁家的狗一胎生了两个没尾巴崽等消息……要啥样有啥样的。

从机关干部到市井商贩，从企业老板到街头流浪汉，不讲级别身份，不论贫富贵贱，真实是检验消息的惟一标准，谁的消息权威，谁就是广场明星，谁就受到众人的追捧。

这次的两名新闻发布官是潘彩云和韩美珠。

起初，有人对消息含金量保留意见。

知情者却认为是窝头卷鸡蛋，十拿九稳。

你知韩美珠的丈夫是谁？

大律师兼大老板薛红卫呀，整日里走府上县，啥鸟没见过？

信息当饭吃！

潘彩云何许人也？

镜中月茶楼的女老板！

若论消息灵通，自古以来，有谁能比得上开茶馆的？

薛老板与胡坚强是哥们，潘的老公与战山水是老把。

这样的第一手资料，还能有错？

消息越权威，场客们越气愤：“不知他妈的谁给冒号们（领导）出的这个馊主意，查出来非活吃了他不可！

”水城人的胃口可见一斑。

“可不！

谁他妈的冒这坏水，揪下他的老二来！

”看来水城不担心变成女儿国。

不等去查，始作俑者就露了头。

植树节之前，韦公元以人大副主任的身份提议：大力提倡种植笨松，并确定为市树。

## &lt;&lt;场客&gt;&gt;

甲乙丙丁戊己庚辛……从政治到经济，从节能到环保，从生产到生活，从物质到精神，理由足足装了十二货车。

最要命的一条这样讲，广场是浓缩的世界，讲究阴阳平衡，而能调节阴阳的自然就是广场之魂。

天安门广场有人民英雄纪念碑，莫斯科红场有无名烈士纪念碑……丰圆广场虽然比不得它们的规制，其性质如王八之于鳖，也少不得魂。

缺魂的广场不是有机与和谐的整体，所以，场不在大，有魂则名。

松树既属阴，又属阳，既通鬼，又通人，是沟通阴阳、联系人鬼的桥梁和纽带。

惟有它，才能够体现物质与精神的融合！

惟有它，才能够表达生与死的统一！

立笨松为广场之魂，并非全出自乡土情结，更重要的是有着坚实的文化基础。

种植笨松是发展当地优秀文化、弘扬水城精神的需要。

水城人民革命战争年代凝聚起来的笨松精神，今天尤其值得发扬光大！

人大代表们巴掌拍得震天动地；场客们议论得热火朝天，活像家雀窝里捣了一棒槌，叽叽喳喳地把韦公元啄了个体无完肤：“深刻！

高度深刻！

笨松又硬又泼辣，不正是水城人的象征吗？

” “精彩！

严重精彩！

什么不吉利、迷信，都啥年代了，还去信那些？

”一位离休干部做派的人说：“还用得着讨论吗？

”大概民主作风还在血液里延续着，不论什么事情，他喜欢“讨论”。

“在水城这一亩三分地上，上至领导闹意见，下到婆媳打叽叽，还有他摆不平的？

没听说吗：不管千难万难，丰圆去找韦公元！

看看这灯塔、这水池、这亭子、这长廊，哪一点不是一流？

噢，再看那里……”东北角上一片苍翠，如寒冬中镶嵌的一片翡翠，早春中灿烂的一片夏景。

“那不是笨松吗？

”众人一个鼻孔里出气。

笨松，犹如一把楔在地上的宝剑，闪着青光直刺天空，既像一队整装待发的青年近卫军，又如一个仪态威严的武林剑阵。

逼视得其他的树木就像患了冬眠症的蛇，软颈折骨；又像刚被退了婚的男人，有精无魂。

剑阵北边一棵笨松孤雁出群，活像士兵里的将军。

一个女人正弯着腰给“将军”培土。

寒风中，女人的红头巾像一把火炬，呼啦啦，律诗般跃动着。

“真的挺美啊！

果然是白里透红、与众不同，好像刚刚洗过的大葱，翠得呛眼！

” “哎呀呀，咋就没注意呢！

恁出色的笨松！

看看，上面的天空都比别处蓝得耀眼呢！

”人们对于过去的失察简直不可饶恕，又苦于一时找不出足够力度的自责词汇，只好通过各种面部表情加以弥补。

“是啊，还有那女人，咋就那么艳呵！

哎，那是谁啊？

” “大招子呗，丰圆集团的，打扫卫生，也照管松树，可上心了，拿笨松比孩子还亲！

”这边韩美珠白瞪了那人一眼：“看你说的，能不上心？

她可是韦总的……”老干部把手指竖在嘴上：“嘘，莫谈国事，莫谈国事！

”叫驴被套上了笼嘴，饶是韩美珠，也不得不伸伸脖子把到嘴边的话咽下去。

作为牢笼生活的精神牧区——广场，自由备受风俗习惯的规范。

## &lt;&lt;场客&gt;&gt;

文明社会以道德为标签，越是公众领地，规范性越强，即使疯狂如野狗嚣张似老狼，也不得不夹起尾巴，摆出可爱的体面，充装风俗习惯的卫道者。

惟有笨松是叛逆者，是例外。

在形体上，它与名花乔木形成了一种非和谐的原生态对立。

俗人眼里是蹩脚和笨拙，在气质上，水城人看到的是柔情与风骨，就像晚明的李香君，以柔肩担当忧国忧民的大丈夫风骨！

· 喷！

喷！

由物及人，由物质而精神……水城人就是水城人！

不光领经济政治一代风骚，艺术修养也无与伦比。

了解广场变迁的都明白，这种审美能力是物质决定意识的生动体现。

外宣材料上说：广场是政府与社会结合的花朵。

修广场原是市政府承诺的十件好事之一，但财力有限，就号召各界投资，比如一个花园、一个亭台、一片绿地、一片假山等等。

如果财力雄厚，整个“花朵”也可以归你领养！

五花八门的景点如雨后蚯蚓，哧溜哧溜往外钻：二十一世纪大厦娱乐园，环球经贸公司草坪，亚洲房产公司游乐园，太平洋电器纳凉亭，爱搭不理旅游林荫小道……太虚幻境难得异类，既没有商业色彩，也摆脱了名利嫌疑，如嘈杂喧闹中一缕清音，昭然标榜着一股原生态的文化个性，成为滚滚红尘里一片净土和茶余饭后消食首选。

休闲之余，人们没忘记给予这片净土的开辟者由衷的赞叹：韦公元就是韦公元……韦公元也就是韦总，最初“太虚幻境”的主人，没几年就兵不血刃地清理了一切对手，成为了“花朵”的完全领养人，“丰圆广场”因他而响。

他是一个农村家庭里的老幺。

广场曾是他的领土，后来沧海桑田成为公益性场所，村庄也蜕变为城市，大号丰圆街道居委会，小名水四村，九斤老太们仍以顽强坚持“水四大队”为荣。

居办企业叫做“丰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”，韦公元集居委会、集团公司党政企四个一把手于一身，年上亿元的效益使得人们只见他头上的光环，不记得他曾经出身农民。

就像历史只记得汉高祖，而忽略了那个欠人家几百铜钱不还的刘二一样。

胜者王侯败者寇的观念既然根深蒂固，也就不难想像韦公元在水城放个屁的影响力了。

如同名人效应可以使隐私绯闻成为抢夺的财富一样，韦公元的名声也提升了他言行的含金量。

他把办公楼建成了不圆不方，人们说那叫做错落美；办公楼顶着镶嵌了霓虹灯的“丰圆集团”的招牌，人们说那叫鸿运当头；他坐车喜欢抢占前座，人们说那叫高瞻远瞩。

最为滑稽的是他曾经有个口头禅：我操。

“操”是不雅的谐音，就像《水浒传》里“鸟人”的“鸟”。

本属于毛病却成为竞相追逐的尤物。

先是他的员工率先“我操”不离口；后来，扩而大之为丰圆社区周边时髦用语；再后来干脆就发散到了社会上，童叟无分地时不时说几句。

后来人们聪明地进行了一定的微调：“我操”呼为“哇噻”，但是山还是那座山，梁还是那道梁，味道还是那个味道，原本低级粗俗的俚语，竟然随波逐流地雅俗共赏起来。

如果这话出自一个无名小辈之口，或许早就被一巴掌甩了过去，就像胡屠夫抽打中了举的疯范进一样。

但这是韦公元的杰作，所以就一直没有人去甩这一大巴掌。

只是有几个不识好歹的文人在小报上舞文弄墨地评论此事，却招致了更多人的狂批臭骂：咬文嚼字，穷得都提不上裤了还有心思去抠字眼！

好像人穷就不具备说话的权利，弱国无外交的规则不知啥时候被活用为“人穷无发言权”，社会的进步由此可见。

韦公元倒也不想去领导什么新潮流，他既没有“海龟”外衣，也没有国产文凭，只不过是一只从百年

<<场客>>

老屋里爬出来的得道士鳖。

他原名韦丰元，祖上曾是一家绸布商。

历史上，水城是远近闻名的丝绸布匹生产经营旱码头，吃布匹饭的人不少，最多时布匹商人大大小小几千号，其中这丰元布庄算是羊群里的羝羊，驴群里的叫驴。

开创家业的男主人叫韦海轩。

当年是天津卫一家大商号的小伙计，后来混到了二掌柜，成为柜上的业务大拿，便有了支持其想入非非的物质基础。

男人有钱就变坏，这话大概自古就灵。

这老伙计正值身强年壮，一个人在外地，寂寞自然难挨，就常去青楼打发时间，一来二去地就与一个唱小曲的女人黏糊上了。

纸里尚且包不住火，何况这种极易长翅膀的男女绯闻？

时间不长，老韦的风流韵事就传府过县地传人了远在千里之外的原配夫人耳中。

原配许氏，无名，因丈夫排行第二而得名许二奶。

在那个年代，一般的女人婚后都随夫姓，这位许二奶却独树一帜，足以证明其在韦家的强势地位。

流言没有让她手足无措，她抱着未满周岁的儿子，领着不足五岁的女儿，迈动两只三寸金莲，愣是一步一步地赶到了天津卫。



<<场客>>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《场客》以亦庄亦谐、幽默俏皮的笔调，讲述了当代中国城乡的社会大变迁。

小说以农民企业家韦公元为圆心，以名与利为半径，出一个市井社会中"以物喜，以己悲"的名利客难以跳出的大圆圈。

在这个圆圈中，"权、钱""色"如同三位一体的连体婴儿时隐时现，金钱作为社会交往启动器和润滑剂被揭示得入木三分。

小说成功的人物形象，往往大于任何哲理。

《场客》写活了一群市井社会中的大小人物，读后令人难忘…… ——中国作协副主席、解放军艺术学院副院长 李存葆

<<场客>>

编辑推荐

《场客》是由周其森编著的。

#### 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